中本起經卷下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暎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還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伯勤承佛降尊馳詣竹園五心礼足逡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世尊顧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長者欣悅接足而退還家興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極世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晉言善施與王人伯勤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香遙揖為友須達因事来行推親往造伯勤親供不答得出須達踟躕久呼使而曰吾故遠至以展不面歷心在昔馳散所懷不謂今日見薄不偶遊蘭邈事託乃出相揖而坐不面在昔屈辱臨顧領企之情有異未趣明請大賓執事自遍是使乃心滯而不敘善溫閑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曰同志鄉不聞乎白淨王太子入山六年道成号佛咸相明達神明獨幽方身丈六華色紫金明耀於世唯法

光柆

陳戒精義入神所從弟子名比丘僧
居靜正身修德履道忽榮棄利義曰真
入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善溫聞稱
佛聲舉身毛豎心喜交會逆豫待明
五情內駭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
霍明即便嚴出方向城門顧見城左
有神祠舍名曰漯披過往跪拜礼畢旋
顧奄便更冥善溫惶恐不知所趣雖有
此變心猶存佛承其至心恐畏消除空
中聲曰善哉須達心至乃尒即聞空聲
為是何神便荅之曰吾是子親摩因
提也問曰卿生何許奚為此間即而
荅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揵連聞
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第一天上功德
甚少別使典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
佛者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
生存不獲覩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
天放大光照於竹園善溫尋光遙見
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徹心視相
而問於佛神尊寧安耶佛為須達而
作頌曰
無憂無喜相　心虛清淨安　已能無所生
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渊
中本起經下卷　第二張　暎

光柱

恩愛網斷壊　永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
淨意速得法眼歸命三尊諮受五戒
為清信士前白佛言唯願如来臨盻
舍衛教授一時濟度君民世尊又曰卿
姓字何乎長者跪對曰鄙字須達侍養
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
佛而告曰彼有精舍容吾衆不對曰
未有長者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
而白世尊佘能堪任興立精舍唯須
比丘監臨處當顧勅舍利弗並行營
佐即受教命作礼而退還彼舍衛周
行求地唯祇園好衆果流泉哥鳥翔
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
了無賣意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
金錢集布滿園佘乃出耳重問審實
佘不祇謂價高子必不及戱言決耳
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監
不聽走白大家須達送錢不審內不
報勅園監吾自戱言遣錢勿受二人
共諍舉國耆老馳往諫止耆老斷當
地價已決不應得悔國政清平祇不
違法即聽布錢門東不周祇意喜曰

吾還得園矣遣人催督須達自往
共詣園覩所思未周意憒不樂祇
曰國賢若悔便止荅言不悔思得
伏藏畢地直耳祇心惟佛必是至尊
能使斯人竭財不恨可戴可仰神妙
如玆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貢樹
共立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興
功夫僧房坐具牀榻茵褥極世之妙
加施幢幡香汁灑地脩辦供具兼饍
重饌燒衆名香遥跪請佛唯願如来
枉屈尊神
於是衆祐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
人俱遊於舍衛國應須達請威神震
動國內咸喜男女大小塡路而出給
孤獨氏及王弟祇隨前礼佛足共上
精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王國有事急召須達赴行應會事訖
馳還奉齋盡恭却從步涉中路有人
奉酪一瓶顧無所使自提而行前逢
梵志請令持之共詣精舍手自斟酌
顧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行澡儼然
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
梵志暮還奉齋不食婦恠而問不審

何恨荅曰不悲吾齋故耳婦聞之何
從齋來梵志荅曰給孤獨氏於國飯佛
請吾從齋齋名八關其婦流淚忿然
恚曰君毀遺則禍興矣夫瞿曇亂法
奚足採納道斷不已便與俱飯梵志
壽畢終於夜半生於欝多羅衛國作
大澤樹神時有婆羅門五百人欲
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
仙中道乏粮遥望彼樹想有流泉饒
趣樹下了無所見窮困斯澤飢渴委
厄樹神入現問梵志曰道出鄉來今
若行耶同聲荅曰欲詣神池澡浴望
仙今日飢渴幸蒙矜濟樹神即舉手
衆味流溢衆飯飽足諸神請曰何等
功德致此巍巍神荅梵志吾國舍衛
給孤獨氏持八關齋爲婦所敗不卒
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若終齋法
福應生天今時樹神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喜苦敗身本
法齋慶無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
一國名拘藍尼國有長者字瞿師羅
[illegible]人民敬愛言輒順承梵志衆等往

[illegible]

造求宿美音問曰道士何来今欲所之
具陳彼澤樹神功徳欲詣舍衛造孤
獨氏攅採法齋與遂本志美音喜躍
宿行所追亘解欲行明旦宣令宗室及
所親愛誰能共行受齋揩式合五百人
僉然應命本願相引感義嚴出行詣
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往造佛所
過而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
給孤獨氏也梵志衆等喜而進曰吾
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
曰久承令懿注仰虛心聞有道訓八
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須達止
車答曰吾有大師号曰如来衆祐度
人近在祇洹可共俱進造覲世尊聞
命敬諾恭肅盡虔遥瞻如来情喜內
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本心白
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
門美音宗等逮得法眼
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諸長者得
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不遠時世有
佛号名迦葉為衆講法說吾當来今
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欲見當来釋
迦文佛是諸長者亦同斯願從是因

緣見吾便解比丘歡喜盡受奉行美
音心念欲請世尊佛知其念而告之
曰彼無精舍汝願不遂美音悅解喜
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為精舍唯哀垂
救濟度群生乞退還國修備所供頭
面接足礼畢而去

本記談容品第八

尒時如來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
俱從舍衛祇洹遊於拘藍尸國美音
精廬是臨門闔天地震動珠璣樂器
不鼓自鳴盡毒隱伏吉瑞和清當尒
日也境界人民靡不欽肅渴仰世尊
是時國王名曰優填強暴侵虐闇納
佞言耽荒婬樂竪網自況又置大夫
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姿容一國少
雙左夫人字照堂為人憍慠唯惡是
從讒嫉賢良譖入無㢩右夫人字談
容執行仁愛虔敬肅恭清素約已文
不加身王殊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
嫉譖之至深王察其行不納其言談
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
國歸闠評路由精舍每過修敬減省
香錢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

佛為說法書心不忘施訖還宮過肆
取香因此功福本行所追香氣熏聞
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任實首情每減
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
該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喜自念曰
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告度
勝試為我說度勝白日身賤口穢不敢
便宣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勅而還便
遣出宮重告之日具受儀式度勝未
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
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
座度勝受勅具宣聖言該容欣悅開
笥出衣積為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
法夫人該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
道溝港度勝應時逮得捴持照堂協
恨妬憤內發數譖非一王反辱曰汝
輩嫉盡言不及義彼人操行執節可
貴照堂心忌猶欲害之齋白王曰恒
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溢邪
趣妻實脩良忠直見忽數譖不已王
頗感之照堂心謀念曰伺子齋日之中
必矣伺其齋日因勸白王今日之樂宜
請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會該容

持齋獨不應命及覆三㕣執節不移
王怒隆盛遣人挌出縛置殿前將欲
射煞詼咨不怖一心歸佛王白射之
箭還向已後射輙還王時大懅惶怖
解焉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是耶
夫人對曰唯事如来歸命三尊朝奉
佛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身
必是世尊哀頋若茲王曰善哉豈可
言不當詣精舍覲見表虔會有敵國
興兵入界彼衆強盛王自出征頋命
梵志名曰吉星攝領國政照堂喜曰
吾父領政煞子必矣王去之後女典
父謀燒煞詼容及其侍女詐言失火
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從
吉星擯弃於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
照堂等輩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闡
佛法
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詼容及其
侍女精進乃尒見諦得道不審何罪
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
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有婬女五
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有辟支
佛名曰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

國士女歸心師焉諸女恚曰此人吳
来斷吾賓客咸共興恚謗嵒毀害後
日迦羅復入其聚諸女同念皆以火
爐打撲迦羅舉身糜爛無所悔恨便
現神足飛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
過長跪舉頭而陳情曰女子惷惑不
識至真群愚荒惑毀辱神靈自惟過
舋罪惡若山願降神德以消重殃尋
聲即下而般涅洹諸女起塔供養舍
利世尊又曰于彼婬女謗咨等是也
罪福追人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內
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受戒而退
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頓祇洹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佘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
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
瞿曇彌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
一面叉手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
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
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
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
淸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
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礼遶佛

而去其後不久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
精舍入迦維羅衛國大愛道聞佛從
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歡喜即行到佛
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佛言我
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
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
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
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
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
前作禮繞佛而去佛時與諸比丘留止
是國適而三月補成衣已著衣持鉢
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行
追佛佛行轉到那黎縣止河上大愛道便
前稽首作禮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
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
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止止
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
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
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
禮繞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壞之衣徒
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汙塵身體疲
勞盈路悲啼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
道如是即問言瞿曇彌何因弊衣徒
大愛道經上卷　第十張　[illegible]

跣而垢衣塵疲勞悲啼大愛道荅言
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
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彌
且自寬意待我令入向佛說是事賢
者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長跪白佛
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
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其已居家有
信欲出家為道願佛許之佛言止止阿
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所以
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
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不得大强盛也
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
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具熟而有
惡露災氣則令善穀傷敗今使女人
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
興盛阿難復言今大愛道多有善意
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有
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
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
長大今我於天下為佛亦多有恩德於
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
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
僧不復疑苦不復疑習不復疑盡不復

精進方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
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殺生
不盜竊不婬泆不妄語不飲酒如是阿
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飲食臥具
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
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
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
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者可入我
律戒何謂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
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
持大戒半月已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
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四
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撿押所聞所見當
自省察五者比丘尼不得諮問比丘僧
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闕見諮問
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丘
尼有廢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
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
半月諸衆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
八者比丘尼雖有百歲持大戒當處新
受大戒幼稚比丘僧下坐以謙敬為之
作禮是為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

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道等
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為沙門賢者阿難
受佛語已執諦便作礼而出報大愛
道言瞿曇彌可勿復戀已得捨家
之信去家就戒佛說女人作沙門
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當終
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如防水
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二為
伯母說佛所教勅八敬之事言能
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愛道即歡喜
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
姓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畢而人
復以利益之安隱不怖必好華香
瑇瑁結為瓔珞持與其女豈不愛樂
頭首受耶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
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於時大愛
道便受大戒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
得應真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
與諸長老比丘尼俱行詣賢者阿
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比丘尼
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
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礼阿

難言小且待我令入閤之阿難即入
稽首佛足下白佛言大愛道比丘尼
言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
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
少比丘僧作礼佛言止止阿難當
攄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
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
外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
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
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求上令我
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
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
解髮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
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
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
門者天下人民皆當縶具衣被飯
食臥床病瘦醫藥願諸沙門當自
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
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
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
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
門者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佛復

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
百歲而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
五處不能得作何等為五女人不
得作如來至真等正覺女人不得
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
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
人不得作第七天梵天王夫此五處
者皆丈夫得為之亘丈夫得於天下
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
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
已皆歡喜受行

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是時如來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
園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
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釋種出家處山
以成無上正真等覺威景神妙天龍
鬼神無不宗仰為人說法上中下言
悉善其聞所說莫不歡喜開福塞禍
言入泥洹即便嚴出尊從如常至門
下車群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
須承釋子端坐六年道成号佛為實
余不是世所美乎佛語王曰吾真是

中本起經下卷 第十張

佛世不虛傳王復言曰瞿曇自稱為
佛故非佛也佛復荅王過去久遠時
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決汝於来
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特妙之法
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事不足不名
為佛吾今具有故為如来無所著正
真覺也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
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
修治水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
六術靡不經涉年高德遠不蘭迦葉
等六子輩名稱蓋世猶未得佛佛者
實尊以是推之惟疑不信佛告王曰
吾今為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
善哉佛荅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
何謂為四一者太子雖小當為正君
此不可輕二者小火燒草草盡乃止
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能為風雨
雷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道士雖小
已入道要深妙之慧飛行教化度脫人
民此不可輕於是世尊為王而作頌曰
太子福成　當為正君　愚人輕慢

禍豐是生　正由心出　能重能輕
宿行所得　福自隨形　能觀德本
然後觀人　道要以倫　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　所燒無限　須弥寶山
亦從小起　智者觀物　無小無大
遇龍不避　小毒害人　比丘破惡
精進入禪　道成神通　變現度人
見諦淨無垢　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
為衆除憂患
正聞正言垢重情蔽遺疑未悟前礼
佛足辭退還宮
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
兒子禱祠盡力未後生男其年七歲
得病便亡其父憂毒卧不安席不復
飲食聞佛能除憂患即詣祇洹佛問
梵志有何愁憒顏色憔悴婆羅門言
我年老耄正有一子捨我終亡悲憐
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得憂悲
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
憂悲佛言不然如是至三婆羅門不
解走出祇洹見二人博蒱心自念言
興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二人恩愛
為樂為憂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樂

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
說此二人荅曰沙門瞿曇反世惑人
横無信焉國內愚者共嗤佛語乃上
聞於王令王惑意便謂夫人夫人字
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反論失理
何有恩愛而生憂悲耶夫人對曰佛
不虛言其實如此也王復謂言汝尊
瞿曇加是宗親其信而已夫人白王
何不自往若遣智臣請啓所問驗世
狂惑王聞其言即召智臣那利繩汝
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
尊旨横言恩愛而生憂悲推其理乖
是故遣信下承風化若佛有教汝諦
受之臣受王命即詣祇洹礼佛却住
斯須進前長跪白言國主波斯匿稽
首座前問所不解願見示導散告真言
於是如來命臣就坐而告之曰恩愛
之本淵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
又告大臣吾今問卿意解便對辟如
有人父母終亡妻子死盡財沒縣官
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臣對曰審如
尊教又言大臣古昔有人居貧窮困
而其娶婦得富家女嬾惰無計日更

中本起經下卷　第十九張　暎

貧之家困餉饋欲奪更嫁妻閑家議
便以語夫我家勢強必當奪卿當作
何計夫聞婦言將共入房今欲與汝
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自刺佛告
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目愛佛
教礼迎還宮具宣尊言王意不悟猶
嗤此言復謂末利瞿曇何故正作此
語夫人白王欲啓一事願見採省王
曰便識夫人問曰彼方二郡一名迦
夷二名拘薩盧若有白王云彼二國
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
豊樂因此二國若有此間情困憂憒
夫人復言太子琉璃皇女金剛若疾
若亡王當云何王答夫人此情難堪
夫人問王此為恩愛生憂悲不賤妾
醜陋得侍幃幄一旦病亡王當云何
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全夫人
復言此為恩愛生憂悲不王意乃
解即便下牀遥礼祇洹歸命三尊懺
悔謝過盡形竟命首戴尊教

自愛品第十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衆僧具
足而為說法國王波斯匿以日昳時
道過佛所下車却蓋拱袖直前稽首

中本起經卷　第十張

手地却就王位佛問王言從何所来
衰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揮淚對曰國
大夫人背棄天下侍送靈柩安措始
還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衰悴貪
得奉災性頑愚闇情惑邪聲今始乃
解明教至真憂悲苦惱皆由恩愛每
惟道訓世所希聞於時世尊而告王
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衆生受
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盡之日無
不分散譬若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
落果熟離本須弥寶山劫盡壞爛大
海深廣猶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
怙唯有脩德精進履道佛時作頌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以生皆有苦
誰能致不死　如河流駛疾　往而沒大海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佛告王曰遮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
業行七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
諸天食福看膳自然至其祿盡亦復
磨滅此丘破惡一心思禪榮利不移
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如来
出世擁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大千
迴帀三界濟度群生十力世雄猶現
泥洹人生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

如風過逝尊榮寶位其若夢矣推古
驗今無始不終輪轉五道見諦及真
佛為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雖壽千年　亦死過去
合會有離　無親可恃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志堅若地　德重若山　真人無垢
寂然歸滅　快哉福報　所願皆成
上寂大人　自見泥洹
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
謂自護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
生於世四大合成性愚習癡殺盜婬
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也習善行仁
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戒
攝心信以篤道守礼以讓孝順至誠
此人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
狂橫志行修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
衆行歸身兵刃不傷虎兕無害自護
之方唯持戒行佛為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熱毒　生無善行　死墮惡道
往疾無間　到無資用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調心正體　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自愛如是
狀解無憂 惡行危身 愚謂為易
善寂安身 愚人謂難 信法奉戒
慧意能行 上天衛之 智者樂茲
仁愛不邪 安止無憂 能除恚怒
從是脫渕
王聞法言悉解堅斷前受五戒群臣
從官皆發道心天龍鬼神歡喜樂聞

大迦葉始来品第十二

尒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為衆說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
具足於是摩訶迦葉垂鬚弊衣始来
詣佛世尊遥見歎言善来迦葉務分
半牀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作礼
退跪自陳曰余是如来末行弟子顧
命分坐不敢承旨大衆僉念此老道
士有何異德乃令世尊分坐命之此
人儁乃又唯佛明焉於是如来察衆所
念欲決所疑廣論迦葉大行齊聖世
尊又曰吾以四禪禪定息心從始至
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禪
得定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
性亦慈如此吾以大悲濟度衆生迦
葉比丘大悲如此吾以四禪三昧而自

戊

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為四一者無形
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積
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
有是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
迦葉比丘亦得六通何等為六一者
四神足念二者悉知一切人意三者
耳徹聽四者見衆生本五者知衆生
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
三界獨尊吾以四定表章法御何等
為四一者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
四者戒定名色皆滅梵迹獨存無憂
意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文
陁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
欽其異德即遣車馬諸闕迎王王乘
天車忽然升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
娛樂盡歡送王還宫佛告比丘尒時
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陁竭王者則
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
並坐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報
昔功德佛說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
迦葉一切解脫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法教名遠莫不樂愛

度奈女品第十三

中本起經下卷 第二十四張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
丘俱過拔者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
離詣柰氏樹園城中有女人名阿凡
和利聞佛来化歡喜無量即便嚴出
與五百女人俱佛勅比丘端意伍頭
勿妄顧視色欲乱人唯道能制抑情
撿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
利與五百女人俱欲聽說法汝曹各
護淨行持之勿放諸比丘唯諸受教
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叉手當心伍頭直
前頭面礼佛却就女位世尊告曰形
不久住色不久鮮命如風過少壯必
衰勿恃容姿自憂汙行世間迷惑禍
起色欲三塗勤苦智者能閑女聞佛
言心解欲止便發道意自歸三尊於
是阿凡和利退坐白佛不以女賤得
服法言願樂如来明日枉尊及比丘
僧顧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起
以頭面作礼歡喜而去是時城中有
長者子五百同輩聞佛来當訓止侄柰
園即皆俱行詣佛聽法車馬服飾五
色煇煌出城詣園人從車馬寂然如
法詣門下車叉手直進礼拜陳情却
坐另位佛告族姓子業位尊豪快

中本起經下卷　第十五張

樂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
佛功德增益諸長者子歡喜退坐長
跪請佛明日屈尊衆臨蔬食佛便告
日巳先受請佛不二諾諸長者子復
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
受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
佛此是國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
如來慈普不問尊卑諸長者子前礼
佛是辤退還家過告阿凡和利語曰
佛者至尊周一切故來化吾國飯佛
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
慎勿供辦故來相語女白長者子無
以豪强威力加弱也今乞四事若見
恵者不敢在先何謂四事一者乞令
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命保在
莫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滅四者
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
女曰善心匠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辨
便相謂言此女福人先得飯佛乃覺
非常甚可喜樂中有年少恥其出後
當共固之便勅市監嚴不作市阿凡
和利遣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
衆膳備具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
氎布香油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

遣使白佛城門復閉使還白言城門
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女自念言
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告
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
諸長者子輩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
神所接箭化作華便詣佛所飛住虛
空白佛言衆嚴畢辦唯願枉尊於時
衆祐法導威儀足蹈門閫天地震動
龍雨淹塵天樂下從諸音樂器自然
而鳴佛坐飯竟行澡水畢為說經法
五百長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
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與比丘僧
還詣柰氏園一切歡喜無不樂聞

尼揵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
及千優婆塞俱詣那難陁國波和離
國是時國內奉事六師迷於邪行城
中有豪長者字阿夷拔提奉事尼
揵精勤第一聞佛来顧往詣尼揵所
礼拜如常尼揵問曰卿聞瞿曇来至
此不對曰已聞尼揵語曰汝往難沙
門瞿曇一事當令如噎拔提弗言何
謂一事乃令不對乎曰汝難瞿曇吾

開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滿猥將大
衆来適飢國貴損人食與大無益拔
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覩神徳
威相赫然弟子法儀恂恂洋洋懃
踊躍拱袖進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
欲請一事願蒙授解佛言恣所欲問
拔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切令得
安隱而將大衆顧臨飢國減損民食
費而無益佛告阿夷拔提弗言吾從
九十一劫以来未聞勸人為福損而
無益也吾聞尊貴富樂本起布施未
有唐捐費而不報也人行仁義現世
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祐隨身
又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
為八一者為官所沒二者盜賊刼奪
三者火起不覺四者水所漂溺五者
怨家債主攙見奪取六者田蠶不修
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者惡子博揜
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福
當至非力所制是故如来以此因縁
勸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
盜賊不復得害壽終生天衣食自然
佛告長者真言至要化世愚惑若不

中本起經下 [illegible] 興

信者自毀人本墜墮三塗若能覺識
敗聞易行還神無為所向分明阿夷
拔提弗聞佛說法情喜內定退坐自
陳愚癡積惑未識正真所質非法實
非鄙意屋揵所違奉使不遂願佛垂
恩原恕罪咎佛言汝能自覺此福無
量長者歡喜復白佛言情闇難悟欲
問所疑佛言隨意所問今當為汝事
事分別長者問曰伏聞如来慈等普
救不審法教偏駁不等有得道者有
不得者抱疑日久願尊開蒙佛言善
哉問也諦聽諦受辟如農夫宿有二
業一田業高燥肥浚二田業下濕瘠
薄恭春和時等力興功下種應節秋
除草穢至秋獲實斗斛懸殊佛告長
者人功不偏所収不等者地厚薄故
也人聞吾法信受奉行如意所得喻
如浚田所収無數今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入深神通
無导人聞道言背而不信喻如下田
没溺不生今六師屋揵等是也世尊
又曰辟如有人持器取水一器完牢
二者穿壞者用受水完者恒滿穿者

漏盡人聞道教精進脩勤奉戒不違
嚴勑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
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謗毁忘失人本
還入惡道喻如穿器無所盛貯佛告
長者宿命善行乃得見佛雖復尊豪
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落不成實拔
提佛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說至誠
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
一切皆發道意六師邪術一皆毁廢
天人龍鬼宣明法聲

佛食馬麥品第十三

於時佛從波和離國與千二百五十
比丘俱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時舍衛國
界中閒有郡名隨蘭然有婆羅門名阿
祇達多智明慧居富無比徃詣阿難邠
祁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此都下頗
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荅曰子未聞
乎釋種王子出家為道道成号佛身
色相好非世所見法戒雅正照除心
垢神通明達知衆生原諸天龍神莫
不奉承每說法言精義入神非吾螢
燭所能宣陳阿耆達聞佛聖德五情
內慘即問曰佛今所在可得見不荅

日迦在祇洹開廣真言明目阿祇達
往詣祇洹入門見佛威神光明發心
內發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
歡喜踊躍即便退席請佛及比丘僧
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旨知往
古因緣默然受請阿耆達得佛許可
辭退還國法是阿耆達還家嚴供極
世珍美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往
詣隨蘭然時阿耆達天魔迷惑耽荒
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安樂三者衣食四
者榮利五者色欲還入後堂告勑門
士不得通客一時三月不聞尊卑須
吾有教如來到門關而不通便止今
邊大棗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飢
人不好道各各自便隨刹分衛舍利
弗受勑獨升忉利天上日食自然粟
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減麥飯
佛及比丘僧阿難已得其麥以鉢受
之心用悲感曰諸天名味國王供膳每
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麥甚為麁
惡何忍持此供養佛乎持所得麥造
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
佛請母熟之功德無量母答阿難吾

今忩務不能得為比居一毋聞歎佛
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
食呪願阿難心結佛欲解之餘飯施
與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難意解曰
如来妙德不可思議
是時世尊欲詣拔耆國先使阿難往
告阿耆達阿難受教即便往告阿耆
達見阿難来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来
今為所在阿難報曰世尊在此尒来
三月前受卿請尊無二言一時已竟
告别當去阿耆達聞佛垂化乃無供
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礼而
自陳言愚癡罪覆違失言信願佛慈
悲恕原其重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
耆達歡喜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叙
弗從天来下歲節已過當詣拔耆國
供養佛以歲至即便可之時日舍利
阿耆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令
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粮是
應食敢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為呪
願而作頌曰
外道所脩事 精懃火為冣 學問日益明
衆義通為冣 人中所歸仰 遮迦越為冣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為最　衆星列空中
日月明為最　佛出於世間　受施為上最
阿耆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淨國人
大小皆發道心前礼佛足歡喜而退
於時阿難承佛威神知諸比丘心中
大疑因宜白佛如来神妙三達廣照
知衆生念因緣所趣不審何故食麦
一時顧佛開化散解衆疑佛告諸比
丘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盤頭越時
世有王字曰槃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
出家學道道成為佛猶名維衛相好
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万二千
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嚴飾幢
幡遍世之珍城内整頓煒煒煌煌時
有梵志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
入城顧閣衆人有何異節光飾乃
尒行人荅曰槃頭王子得道号佛今
日當来王及臣民供養故耳道士荅
言世人甚迷捐棄甘饌食此人為如
卿所說人者應食馬麦五百弟子同
音讚善中有一人而諫師因師言非
也若如彼言此人德尊應食天厨
佛告諸比丘尒時高行梵志則吾身

未來經卷　第十張　暎

念

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時諫師
者舍利弗是也吾種此栽於今始畢
告諸比丘各護心口慎無放恣善惡
隨人久而不捨宜修明行可從得道
吾所償對於此了矣諸比丘聞經歡
喜受戴奉行

中本起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本起經下卷　第二十四張　映